

艺术插图史系列

西方文明史

欧洲谱系

[法] 皮埃尔·拉迈松 (Pierre Lamaison) 主编
方友忠 译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

*Généalogie
de l'Europ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艺术插图史系列

西方文明史

欧洲谱系

[法] 皮埃尔·拉迈松 (Pierre Lamaison) 主编
方友忠 译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

Généalogie
de l'Europe

湖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01304589



C
K500.3
1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文明史：欧洲谱系——从史前到 20 世纪末 / (法) 拉迈松主编；方友忠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
(艺术插图史系列)
ISBN 978-7-300-15151-9

I. ①西… II. ①拉…②方… III. ①欧洲-历史-图集 IV. ①K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3972 号

艺术插图史系列

西方文明史：欧洲谱系

——从史前到 20 世纪末

[法]·皮埃尔·拉迈松 主编

方友忠 译

Xifang Wenmingshi; Ouzhou Pux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210 mm × 28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21.7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 100 000 定 价 188.00 元

欧洲谱系
从史前到20世纪末

*Généalogie
de l'Europe*
DE LA PRÉHISTOIRE
AU XX^e SIÈCLE

西方文明史：欧洲谱系

——从史前到 20 世纪末

编委会

皮埃尔·拉迈松

Franco Angiolini	Jean-Philippe Genet
Georges Augustins	Jean-Pierre Gestin
Chantal Beauchamp	Pierre Gibert
Jean Bérenger	Maurice Kriegel
Jacques Bertin	François Lebrun
Didier Bouillon	Dominique Lecourt
Régis Boyer	Yves Lemoine
Maria Teresa Caracciolo	Guy Lobrichon
Jean-Michel Carrié	Élisabeth Malamut
Olivier de Cazanove	Pierre Malandain
Édouard Conte	Claude Massu
Jean-Paul Demoule	Claude Mossé
Colette Deremble	Marie-Frédérique Pellegrin
Michael Erbe	Pierre Pellegrin
Françoise Escal	Danielle Roch-Voury
Yann Fauchois	Jean-René Trochet
Claude Frontisi	Galia Valtchinova
Hélène Gasc	Vladimir Vodoff

历史顾问

皮埃尔·维达尔-纳凯 (Pierre Vidal-Naquet)

序	4
前言	6
第一部分：基础与继承	
自然整体 Jacques Bertin	8
欧洲的民族分布 Jean-Paul Demoule	12
欧洲的语言 Didier Bouillon	16
家族与血缘关系 Georges Augustins	22
古代欧洲的农村风貌（13—19世纪） Jean-René Trochet	28
凯尔特社会 Jean-Pierre Gestin 及 Donatien Laurent	34
古希腊与欧洲 Claude Mossé	38
罗马与西方 Olivier de Cazanove	42
《圣经》在欧洲 Pierre Gibert	46
宗教机构 Guy Lobrichon	50
16世纪的宗教改革 François Lebrun	54
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犹太教 Maurice Kriegel	58
3世纪到20世纪的法、法律与诉讼程序 Yves Lemoine	62
神权与人权 François Lebrun	66
欧洲之外的欧洲 François Lebrun	70
第二部分：政治与领土	
罗马和蛮族入侵：从古代欧洲到中世纪欧洲 Jean-Michel Carrié	78
324年到1453年的拜占庭：东正教帝国 Élisabeth Malamut	82
491年到1066年的不列颠诸岛：英国的诞生 Jean-Philippe Genet	88
1066年到1509年的不列颠诸岛：英格兰与苏格兰的确立 Jean-Philippe Genet	92
1509年到1918年的不列颠诸岛：共同的主权 Yann Fauchois	96
481年到987年的法国：法兰克王国 Guy Lobrichon	100
987年到1500年的法国：君主权力的确立 Pierre Lamaison	104
1500年到1789年的法国：专制主义 Yann Fauchois、Pierre Lamaison	108
400年到1492年的伊比利亚半岛：西哥特人及各摩尔人王国 Hélène Gasc	112
1000年到1516年的伊比利亚半岛：迈向查理五世的帝国 Hélène Gasc	116
1139年到1580年的葡萄牙：一个大西洋民族 Hélène Gasc	120
1516年到1986年的伊比利亚半岛：从帝国到民主 Hélène Gasc	122
10世纪到17世纪的波希米亚和奥地利：从圣瓦茨拉夫到哈布斯堡王朝 Michaël Erbe	126
896年到1526年的独立的匈牙利：一个欧洲强国 Jean Bérenger	130
919年到1519年的德国：从加洛林王朝到哈布斯堡王朝 Michaël Erbe	134
1519年到1918年的德国：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德意志帝国 Michaël Erbe	138
1526年到1848年的匈牙利：捍卫民族身份 Jean Bérenger	142

目 录

10 世纪到 16 世纪的荷兰：勃艮第梦想 Michaël Erbe	146
16 世纪到 20 世纪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现代国家的诞生 Michaël Erbe	150
5 世纪到 11 世纪的意大利：半岛数百年的阴暗时期 Franco Angiolini	154
1000 年到 1559 年的意大利：商人、领主和诸侯 Franco Angiolini	158
1559 年到 1946 年的意大利：从国家林立到民族统一 Franco Angiolini	162
800 年到 1523 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维京时代到“卡马尔联盟”末期 Régis Boyer	168
16 世纪到 20 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改革到今日 Régis Boyer	174
中世纪的东斯拉夫人：从基辅到立陶宛和莫斯科公国 Vladimir Vodoff	180
1550 年到 1918 年的俄国：俄罗斯帝国 Vladimir Vodoff	184
964 年到 1572 年的波兰与立陶宛：从特色统治到“黄金时代” Édouard Conte	188
1573 年到 1795 年的波兰与立陶宛：贵族共和国 Édouard Conte	192
7 世纪到 14 世纪的东南欧：从帝国统一到四分五裂 Galia Valtchinova	196
15 世纪到 18 世纪的东南欧：教会与政治谱系 Galia Valtchinova	200
冲突范围的扩大：三十年战争 Pierre Lamaison	206
冲突范围的扩大：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Pierre Lamaison	210
冲突范围的扩大：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Pierre Lamaison	212
1789 年到 1871 年的法国大革命：民族纷呈的欧洲 Yann Fauchois	216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德国：从“维也纳会议”到重新统一 Michaël Erbe	220
1848 年到 1921 年的匈牙利：重新独立 Jean Bérenger	224
18 世纪到 19 世纪的东南欧：民族的觉醒和各种起源 Galia Valtchinova	228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东南欧：民族国家的诞生 Galia Valtchinova	234
各个帝国的终结：从萨拉热窝到萨拉热窝 Yves Fauchois	240

第三部分：艺术与科学

神与人：艺术的出现 Danielle Roch-Voury	248
伊特鲁里亚艺术、罗马艺术、拜占庭艺术：政治特征与神性 Danielle Roch-Voury	254
造型艺术与建筑：中世纪时期 Colette Deremble	260
15 世纪到 18 世纪的造型艺术：人，欧洲艺术的尺度	266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造型艺术：决裂与交流的时代 Claude Frontisi	272
近现代建筑 Claude Massu	278
12 世纪到 16 世纪的文学：骑士与人文主义者 Pierre Malandain	284
17 世纪到 18 世纪的文学：巴洛克及哲学 Pierre Malandain	288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文学：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Pierre Malandain	294
欧洲音乐 Françoise Escal	300
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 Pierre Pellegrin	308
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哲学 Pierre Pellegrin	312
从康德到今日之哲学 Marie-Frédérique Pellegrin	316
16 世纪到 18 世纪的科学：现代科学的诞生 Dominique Lecourt	320
18 世纪到 19 世纪的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 Dominique Lecourt	324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科学：走向分子生物学 Dominique Lecourt	328
古代医学与中世纪医学 Chantal Beauchamp	332
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医学 Chantal Beauchamp	336
图片列表	340
译后记	342

米利都的赫卡泰厄斯(Hécatée de Milet)这样讲述道：“我只记载我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因为在我看来，希腊人为数众多的传说中有许多显得荒唐可笑。”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这位资格最老的希腊历史学家，作为真理的掌握者，他认为数字、幻想与真理是对立的。那他在自己的叙事中又讲述了什么呢？

他讲述了“谱系”，即有关古希腊英雄比较理性化的传奇故事。这些古希腊英雄的儿辈和孙辈曾在特洛伊城前浴血奋战，而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是奥林匹斯山的诸神。故此，最早的谱系同时包括神和人。

现在让我们跳过两代人。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Hérodote d'Halicarnasse)出生于公元前485年左右，在他笔下，前人赫卡泰厄斯准确地说又成了书中人物。希罗多德去过埃及的底比斯，他向“宙斯”也即“阿蒙”(Amon)的祭司们讲述他自己的谱系。这位贵族不是荷马笔下的英雄人物，但到了他这第16代，他遇到了一位神。埃及的祭司们要谦逊得多：他们向这位过于自负的希腊人展示代表总共45代人的345个塑像，而没有提及哪怕是最小的一位神或最小的一位英雄。但如果我们穿越这个浩瀚时空，就到了一个由众神统治埃及土地的时代(希罗多德，II，143~144)。在希罗多德看来，谱系是将神从人类中分离或让神远离人类用的。为此，古代城邦的时空应该是超脱于人类谱系时空的，不过撰写雅典或斯巴达的历史必须借助这些强调时空维度的谱系。各个城邦是靠谱系中的血统关系和联姻手段确定下来的，联姻使得早先参与建城的各个家族成为联盟。

所以说，“谱系”似乎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埃斯库罗斯(Eschyle)想夸大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对立程度时，他把两者看成是“同一世家的两姐妹”(《波斯人》，185~186)，只不过所属祖国不同。在古人看来，谱系是纯血统的纵向延续。我们看到这种谱系的纵向延续常常被横向延续所代替，之后又出现纵向延续：在罗马，作为维纳斯后代的恺撒们就有这种情况。马太(Matthieu)在“福音书”中认为，书中的耶稣既是上帝的后裔，又通过约瑟而成为亚伯拉罕漫长谱系中的后代之一。

人们普遍认为谱系是与历史相关的。这种普遍的看法在几个世纪中涉及的是贵族群体，但贵族阶层并不是唯一被涉及的。有些民族整个地被拖入是否具有历史关联性的争论中，所以法兰西民族成了高卢罗马人和入侵的日耳曼人共同的“后代”，而贝朗热(Béranger)也由此在19世纪为求民族和解而发出“高卢人，法兰克人，前进！”的呼吁。也正因为这样，19世纪的某些学者指出希腊人不像希腊人，更像斯拉夫人，而希腊的某些观念学者又指出希腊人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拜占庭还是伯里克利(Périclès)的雅典。还是因为这样，人们认为阿尔巴尼亚人的唯一祖先是伊利里亚人。这些观点容易导致种族主义的产生，因为肯定就是某种程度的否定。在西班牙，说腓力二世(Philippe II)具有“纯正的血统”，就是肯定他没有犹太人的血统，也就是宣称他可以独揽某些职权。正是由于这种观点的导向，19世纪诞生的“雅利安神话”到了希特勒掌权下的德国盛极一时。我们想要说的是，当读者手捧这本适时出现的《西方文明史：欧洲谱系》进行阅读时，他碰到的并不是这种类型的谱系。

人种学家皮埃尔·拉迈松主编此书时，他的基本直觉是怎样的呢？历代王朝无疑在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在1914年的欧洲，俄罗斯各国共同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兼任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国王、印度皇帝……的汉诺威的乔治(George de Hanovre)两人都是德意志皇帝霍亨索伦的威廉(Guillaume de Hohenzollern)的堂表兄弟。这一亲近的血缘关系没有扩展到彼此各国的人民中间，也未能阻止战争的发生。在这些人中，任何一人都无权取得其他人的领土，不过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而且从6世纪到18世纪，各国彼此之间的家族权、财产权、对子民的拥有权经常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每个人都会谈及阿基坦的埃莉诺(Aliénord'Aquitaine)和勃艮第的玛丽(Marie de Bourgogne)以及她们的遗产，法国的某些省份由此在很长时间内成了英格兰国王或是日耳曼皇帝的领地。不过要让世人了解欧洲，显然不能从这一点出发。欧洲的名字很奇特：在“大多数人看来”，“欧罗巴”是一位年轻女子的名字(这是“欧洲”最可能具有的意思)，这位女子有可能是一个被宙斯拐走的腓尼基女子，也有可能是海神和忒提斯(Téthys)的女儿[有些人认为她是亚细亚(Asie)的姐妹和永远的竞争对手]。米歇尔·帕斯图罗(Michel Pastoureau)和让-克洛德·施米特(Jean-Claude Schmitt)在他们所写的《欧洲：记忆与象征》一书中，对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致。欧洲的历史也很奇特：这块大陆从来不是一块真正统一的大陆，任何一个帝国，不管是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还是拿破仑帝国，都没有真正统一过它。罗马人在日耳曼和多瑙河的边境区止步不前。拿破仑、希特勒被英国和俄国挡住去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的欧洲，也只是金融和经济上的统一，并不是政治上的统一，虽然被冠以“欧洲”的名字，其实也只有局部含义而已。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欧洲”只能是一个名称、一个计划，而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存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把欧洲看成世界的一部分，欧洲在当时包括整个西伯利亚和一块“大国王”（古波斯国王）费尽心思想分割却终未如愿的禁地。到了公元前4世纪，欧洲只是一个名义，来自马其顿和希腊的一群人试图以欧洲的名义去征服亚洲那块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的古波斯王的领地。更靠近现代一点，欧洲最了不起的行为，是以《柏林协议》（1884年12月—1885年2月）确定了与非洲的分界。这个“没有海岸线”[弗郎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的欧洲不断地膨胀，超出自己的边界，征服了一块块的大陆、岛屿，在各地强制推行一种“欧洲”文明，把“欧洲”文明变成了“人类”文明。

皮埃尔·拉迈松从三个角度来构思欧洲谱系。首先，他从“基础与继承”入手，不仅包括“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希腊人或罗马人，还包括各地风貌与考古学，以及现存各种语言的逐步发展过程。这些语言并不全属于“印欧语系”，彼此之间并不全都很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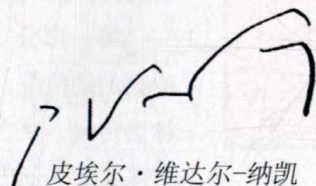
谱系的第二个系列是彼此之间不断交错的各个国家、王国和帝国。为了尽可能完整地解各个国家的谱系，避免眼光只集中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的欧洲，作者做了大量的努力。我不能说他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并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谱系都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但是，由于我本人编过《历史图集》，有过一次相似的经历，所以我可以肯定，皮埃尔·拉迈松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要胜于我。

最后一个系列是被卢梭视为“文明的邪恶基础”的科学和艺术。再没有比它们更适合用来探讨谱系模式的领域了。让我们想想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学说的继承者们、音乐世家（巴赫家族）、画家世家[勃鲁盖尔（Bruegel）家族]、数学世家[伯努利（Bernoulli）家族]。让我们一起思索这种谱系模式的感人之处，思索历史中的种种分离与分裂，例如处于罗马和拜占庭时代之间的“南斯拉夫”民族宗教艺术中始终存在的分裂。古代人不以时间轴线构思艺术史。但丁是第一个对画家们进行描述的人，在《神曲·炼狱篇》（XI，94～96）中，他这样写道：

契马布埃（Cimabue）自以为在绘画方面擅长，
如今乔托（Giotto）成名，
使前者的盛名黯然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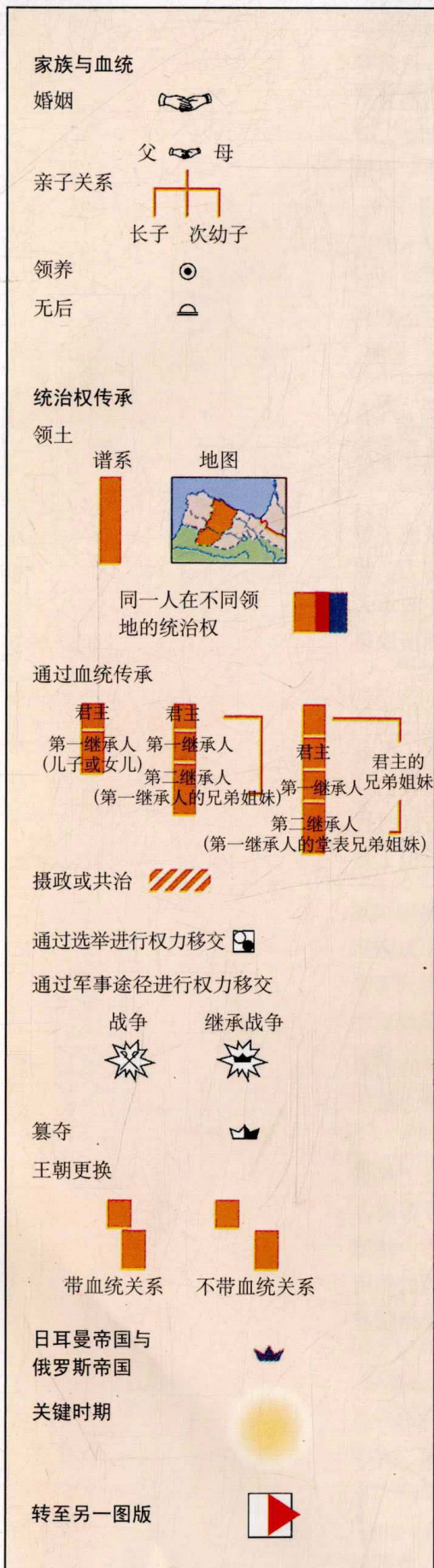
读者在本书中将看到的种种谱系要远远超出佛罗伦萨的地域范围，不过，佛罗伦萨的艺术以及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却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动力所在。这些艺术家前仆后继，他们未必臻于完美，但都力图开辟蹊径。

因此，我要再说一次，皮埃尔·拉迈松是全局的建筑师。在他身边，我起的作用是“鸡蛋中挑骨头”，“检查”各人的文章并尽量反复阅读，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谬误之处。多亏布丽吉特·德拉布鲁瓦斯（Brigitte de la Broise）和安妮·迪富尔（Annie Dufour）极其细致的工作，使得我压力大减。但如果没有卡特琳·马凯（Catherine Marquet），我还是一事无成。怎么说她的作用呢？在希腊流行歌曲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神奇人物，叫“建筑大师”（protomastoras），尽管绘制蓝图的并不是他，但桥却是他建造的。卡特琳·马凯的作用就是这样的。感谢大家！



皮埃尔·维达尔-纳凯

王朝谱系



这本书是共同劳动的结晶。它并非意在将所有有关欧洲的知识沉淀汇集在一部书中。我的计划是借助社会人类学最新发展所带来的一些技术和概念工具，从一种全新的角度看待与政治历史相关的资料，重新诠释这些政治史实。这一计划很具体，也很冒险。

我们利用各种图形资源和图像视觉语言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以期本书能为尽可能多的读者所接受。正是基于此，对本书的阅读可以采用四种方式：正文、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地图以及谱系图表。在我们看来，用“谱系”一词来综合描述各种血缘关系、文化传播和政治模式最形象不过。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以及弗朗索瓦丝·埃里捷 (Françoise Héritier) 揭示了一套看似无序的血缘关系体系最终如何被分成几个基本类型。继他们的研究之后，对亲缘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其他一些人类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也由此从传统的人种学研究领域中走出来，运用相同的方法来研究西方社会，首先是欧洲农村社会。这种研究方法首先用于研究古代农民，之后又被运用到其他的领域：城市资产阶级、宫廷贵族、王族。此后，自然而然地，它被运用到重大的政治领域：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王朝的连续和联姻策略一直决定着国家的命运。

在 19 世纪中叶，一个生活在马尔热里德山 (Margeride) 的一家之主，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下，面对几代人和若干个大家族，处理往往是微不足道的财产，管理复杂的交易时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从另一方面讲，更早几个世纪之前，卡佩王室的“家族好父亲”[乔治·迪比 (Georges Duby) 如是称呼他们] 娴熟地把财产即整个国家移交给他们的儿子们时又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不采用人种学的认知方式，不承认在共同文化遗产继承中的政治根连性，那么应当怎样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两种方式之间的截然不同呢？在古代社会，政治原则首先是谱系原则。这一有关君主政体思想的观点，在波舒哀 (Bossuet) 为教法国王太子而写的《〈圣经〉话语中的政治》一书中也有体现。该书提出这一观点的时间比较晚，但非常系统。根据这一基本思想，权力的传承通过生育模式实现，君臣关系通过父子关系模式来确定。以父子关系模式确定权力交接时，一方面要求国王必须显得公正而又不失仁慈 (国王既是法官又是抚育孩子的父亲)，另一方面，也要求众人对这个在生命链中占据的等级表现出尊重、个人敬仰和接受的态度。生命链中最微小的人物也通过上帝在凡间的代表——君主——而与上帝联系在一起。

我们今日展现给公众的工作成果，其独特之处在于采用了一种综合法，汇集了历史长河里和广阔的地理区域 (因为涉及的是欧洲) 内形形色色的史实、文化和事件。这种综合法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之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我们必须对材料进行筛选、简化和选择，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比较随意的地方，这就会遭到专家们的批评。综合法的优点在于，在血缘关系研究中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使我们能够更为简洁明了地表现极度复杂的事实。

第一部分“基础与继承”涉及人种学，除了欧洲风貌等方面之外，对成形之前的欧洲的传统、神话传说、极其复杂多样的语言和文化的介绍堪称经典。这些传统、神话传说、语言和文化在后来成为各种试图在异质背景下打造统一局面的政治、宗教或文化活动汲取营养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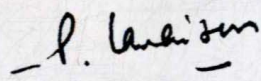
在第二部分中正相反，我们把研究血缘关系的人类学所建立的各种模式运用到政治史中，首先是运用到王朝与疆土的历史中。虽然在君主制继承中，所有或几乎所有国家或地区都把血缘关系看成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根据传统和地方历史状况的

不同，血缘关系在很多情况下也会被选举原则所替代。选举原则有可能限制血缘继承，也有可能使血缘继承合法化。此外，血缘关系也会成为立法的对象，目的在于确立王位继承秩序，以便明确王位继承人——这在西方的许多王朝中都出现过（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另外，也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同一王朝各继承人之间可能争斗得更加厉害，把王朝继承权建立在真正的政治基础上，也即建立在血缘关系和政治力量关系多样组合的基础上（如俄国和瑞典）。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德国，法兰克人古老的共享规则一直存在，纯正血统的延续，使得不同继承人拥有平等的遗产继承权，结果造成国家四分五裂，最后形成了一个联邦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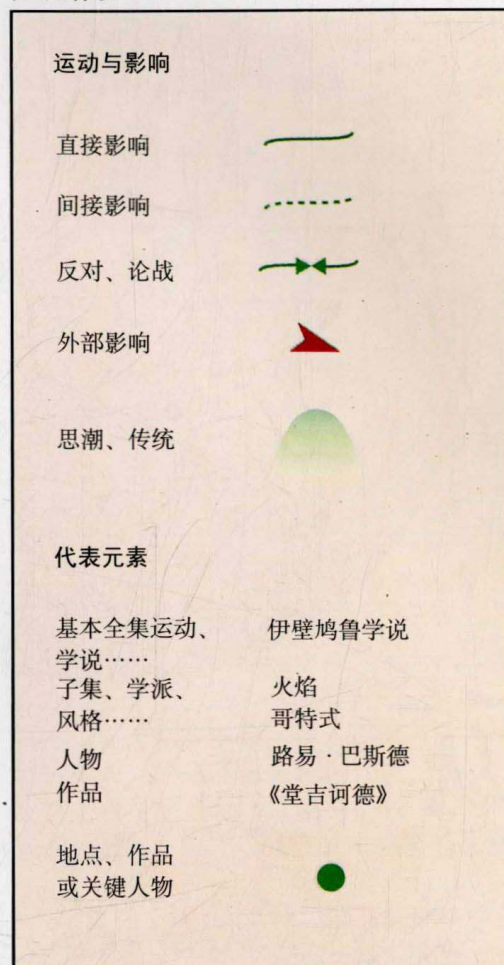
表现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是社会学中常见的问题——在王位继承中成为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王权代位继承人必须不停地重复肯定他们的合法性，以打消觊觎者的染指意图。于是，代位继承人大力宣扬其家族的神秘起源，引经据典，部分或完全虚构古老的权力占有。历史学家在档案挖掘中，首先碰到的就是此类文本，所以他必须格外留意这种举不胜举的“史实”。在这种“史实”中，事实情况或是有异于惯例，或是事后通过援引挖掘出来的、编造的惯例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法国所谓的《萨利克法》中的历史财富其实是法学家们为证明国王合法性而进行的努力，特别是在查理五世时期：时值法国和英国冲突的艰难时期，查理五世周围的法学家们为证明国王的合法性，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外，与血缘关系的情况一样，这种模式也会遭受生理偶然性因素的影响，特别是18世纪之前儿童死亡率长期居高不下，使得人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要进行大量的法律工作来确定幸存的继承人的合法性。不过，对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只要代位继承人的代位行为具有意义，代位继承人能明白过去、预测未来，是否代位继承就是事实继承？

本书的第三部分不谈论有关国家形成（通过结盟、血统和继承形成国家）的政治问题，而是着眼于种种重大的文化模式及文化模式的传播。我们认为“谱系”（généalogie）这个词具有双重意义：一为字面意义，是从“血缘关系”（parenté）这个词派生出的词；一为隐喻意义，用于表示各种象征形式的连续。社会通过这些象征形式来了解和建设它所处的环境。不是出于简单修辞手法的原因，而是因为欧洲，家族模式拥有的完整倾向和象征权力，使得继承者们能够思索、组织他们的关系，包括他们的知识关系。令人感觉矛盾的是，也正是以这种个人关系的形式和通过地方性面对面的对话，欧洲统一的雏形才得以浮现。

我衷心感谢本书的各位合作伙伴，哪怕是面对难度空前之高的图画所造成的困难，他们也始终表现得非常出色。尤其感激居伊·洛布里雄（Guy Lobrichon）和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 Lecourt）。如果没有项目发起人弗朗索瓦丝·西比耶尔（Françoise Cibiel）的信任，没有编辑和地图绘制小组高品质的保证，特别是构思和编写谱系的菲利普·孔巴（Philippe Combaz），那么这本书就不可能与读者见面。还有，如果没有卡特琳·马凯的坚持，没有皮埃尔·维达尔-纳凯的观察入微和博学多才，本书也不可能完稿。在此，我特别要对皮埃尔·维达尔-纳凯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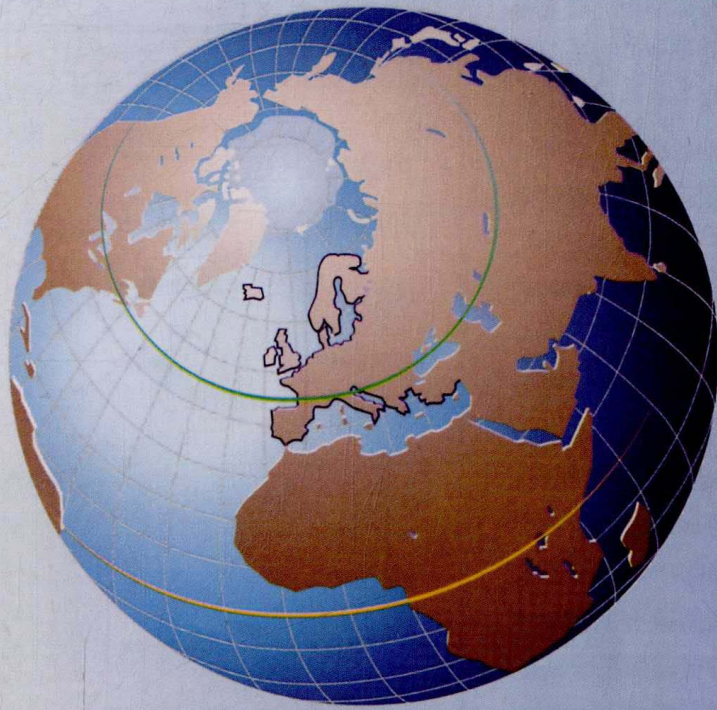

皮埃尔·拉迈松

知识谱系



告读者

王朝谱系中表示领土的色块，其宽度在每幅图中只有相对意义。由于页码安排的原因，无法按统一比例表示各国彼此相对的大小。正式地图可大致清楚表示出领土面积。在王朝谱系中，一个王朝的第一代和最后一代，或者对一片土地行使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统治权，都用白色细线条表示。当统治权与领土没有关系，如波兰的领主国情况，则统治权实施日期标示在统治者名下。在知识谱系中，人物按照年代和人物最辉煌时期的顺序排列。



从地理上看，欧亚大陆上有三块地方比较突出：中国平原、恒河流域和欧洲。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这三块地方。欧洲位于北纬45度左右，地理位置理想，自然条件优越，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舒适气候条件。

首先，欧洲西部面向海洋，属于温和的大西洋气候。犬牙交错的地中海海岸和巴尔干海岸延长了海洋的影响力，减弱了大陆性气候的过多影响，使得一切都变得温和；降水、温度适中，气候中没有飓风和浓雾，生态环境中没有虫害和瘟疫。季节变化不大，终年处于恰到好处的平衡。地形分布适中，完美地形成各种自然风貌。地震较为少见，在北边更是不受地震影响。温和中也不乏多样性：由北及南存在三大区域。

北边是冰川世界，数次形成大陆冰川，冰川摧毁了丛林，在消退时留下非常崎岖的地理风貌：湖泊、多石的荒地和沼泽水道遍布。这种地理风貌在古代某些时期被暴风侵蚀过，侵蚀之后沉积形成的黄土肥沃了邻近的平原。

中部多呈现海西褶皱和喀尔巴阡山脉风貌，其中单面山和被侵蚀山地的地形平缓，人类容易进入。不过丛林分布划分出了一些地区，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些地区时而连在一起，时而处于对立状态。不列颠群岛虽然大多被冰川覆盖，也已表现出了这种地域的隔离，地域的隔离又造成了思想的隔离。从比利牛斯山脉一直延伸到巴尔干半岛的地方形成一道高山屏障，傲立在南部的天空以北。穿越这道屏障很容易，哪怕是在屏障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是深峡谷插入其中的阿尔卑斯山脉，山脉四周居住着生性活泼的种族群体，虽然山脉海拔很高，却有着数目众多的山脉通道。

南部为地中海气候，地势倾斜的土地上荆棘遍布，一块块平原凹陷其中，平

原日照充足，夏季炎热干燥，在东部平原尤为明显。以伊比利亚半岛为例，大西洋沿岸气候温和，在夏季时与旧卡斯蒂利亚（Vieille Castille）的广阔地区、阿拉贡（Aragon）以及新卡斯蒂利亚（Nouvelle Castille）的草原气候完全不同。安达卢西亚（Andalusie）则已是非洲气候。

顺着亚洲的地形走势一直延伸到法国的欧洲北部，其地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在这个地区，许多较大的政治统一实体长期存在，而欧洲呈现海西褶皱风貌以及高山风貌的那些地区由于比较复杂，需要更为详细的分析。



自然整体



在北部和东部平原的平斯克沼泽周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大部落。不可穿越的沼泽地分开了两条河流：波兰的维斯图拉河和俄罗斯的第聂伯河（Dniepr），两条河流都确保了往南部的水路交通。沼泽还分开了东西部的两条交通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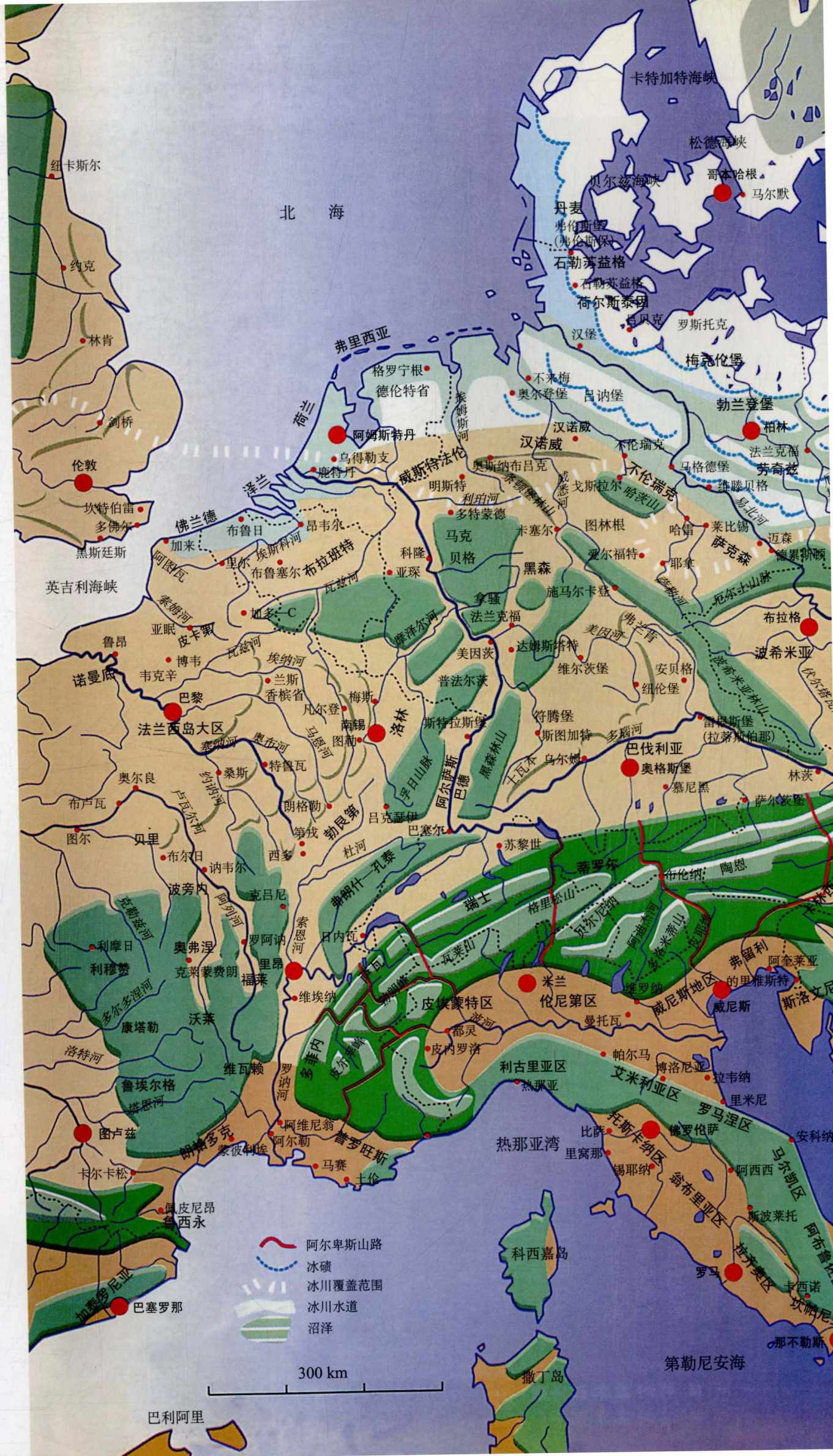
南部的乌克兰是条入侵走廊，走廊的终点加利西亚（Galicie）是泥泞的沃利尼亚（Volynie）高原、波多利亚（Podolie）高原、比萨拉比亚（Bessarabie）高原和摩尔多瓦（Moldavie）高原的交汇处。各块高原由常常是非常深的峡谷分开。

北部以明斯克为首都的白俄罗斯完全被冰川覆盖，国土沿冰碛线分布。紧接着冰碛线的是从华沙通往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Nijni-Novgorod）的交通要道。

波罗的海地区湖中圆形山形成于最后一次冰期，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消退，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e）的独特风貌。从劳奇兹到丹麦，沿途各个省份都有这种湖泊山的分布。

近年来东西部的交通发展突出了柏林的优势地理位置，使得作为冰川水道网中心的勃兰登堡（Brandebourg）受益匪浅。

从弗里西亚（Frise）到佛兰德地区分布着多块沿海平原，平原分布止于埃姆斯河的泥炭沼，泥炭沼





使得荷兰被孤立在一角。12世纪的萨克森从北海一直延伸到哈茨山，但在1180年被摧毁，后来得到重建，以维滕贝格(Wittenberg)为中心。1423年，萨克森成为了一个选帝侯领地，以迈森(Meissen)为中心。这就是现在的萨克森州的起源。

喀尔巴阡山脉的弧线构成了一个虚幻的地域整体，这个地域整体由两个干旱地带组成，分别为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和匈牙利平原。匈牙利平原在19世纪仍是个荒漠，这个“普斯塔”(puszta)在历史上曾多次杳无人烟。在南部，崎岖的第纳尔喀斯特高原为一些部落群体提供了可靠的栖身之所。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部落群体有了不同的语言、文字和宗教。

巴尔干山脉和南喀尔巴阡山脉的弧线也构成了一个以多瑙河下游为中心的虚幻地域整体。真正的地域划分仍是沿多瑙河进行，把瓦拉几亚(Valachie)和保加利亚分隔开，后者以山脉为中心，由默西亚(Mésie)和鲁米利亚(Roumélie)构成。

而巴尔干半岛则四分五裂。位于阿尔巴尼亚和色雷斯之间的马其顿被分成一块块的小盆地，连接各块盆地的瓦尔达尔河(Vardar)保证了斯拉夫国家和希腊之间的紧密联系。

本图依据欧洲历史上所出现过的公国、公爵领地、王国以及共和国而进行区域划分。

欧洲的半岛地势使得她长期以来起着一种“生物陷阱”的作用。各种生物，特别是人类，源源不断地来到此地生息，有时甚至引起了当地原有物种的变化。虽然有些族群长期与世隔绝，使得我们仍然可以去研究某些区域同质性，但持续不断的混合让我们很难说欧洲只有一个“种族”。

最早的人类出现在非洲，被称为“直立人”(Homo erectus)。与非洲相比，欧洲人类的出现时间要晚一些。欧洲确切可考的人类历史是从100万年前开始的，也许是从150万年前开始的，而非洲可追溯到600万年前。欧洲的地势为半岛，加上经历冰期之后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北部地区的巨大冰盾，这使得欧洲大陆在公元前20万年前左右出现了特别的人类进化，即尼安德特人(Neandertal)开始出现。

大约在公元前45000年，东非的“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现代人)逐渐进入欧洲，在与尼安德特人共同存在一段时期之后，最终代替了尼安德特人。“晚期智人”在欧洲留下了上旧石器时代许多伟大文明的痕迹以及岩洞壁画艺术，岩洞壁画艺术大多源于公元前15000年到公元前10000年。

从公元前10000年起，气候变暖，明显地改善了生存条件(此时是中石器时代)。先前随驯鹿迁徙而四处游牧的采食、狩猎者不再单一地依靠游牧生活。不过最主要的变化是来自中东地区的有固定居住场所的农耕者的“新石器时代殖民”，这也是欧洲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之间，中东地区的新经济体系，带动了人口的兴旺，使得农耕者渐渐地由东及西扩散到整个欧洲，这整个扩张过程可以通过信息处理模式模拟出来。只有少数几个狩猎和采食者群体在北极的边缘地区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这些群体在今天濒临消亡。

最早的等级社会

农耕者在欧洲大陆上的四处扩张，深深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内部关系。由于找不到新的土地，各个群体之间开始重新组合，由此产生了最早的等级社会。对许多

遗址的考古都可以发现等级社会的存在：民居大小各异，出现了“王侯”墓葬。随着“酋长领地”的出现，社会关系变得紧张，堡垒遍布，四处都有被严重摧毁的痕迹。各个地方都发生了一定规模的人群迁移，例如黑海周边的草原或巴尔干半岛。人们有时过分夸大这些迁移，为的是给印欧神话找到起源。有些现象，比如公元前3000年钟形陶罐从西班牙向英国和中欧的传播，是贸易活动的结果而不是迁移的结果。同样，公元前2000年骨灰墓地文明的产生，表明当时已有火葬仪式，反映的是一种特殊殉葬仪式的传播。

城市的诞生

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在中东地区各种伟大城市文明的影响下，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家：克里特人成为海上霸主，迈锡尼人建造了城堡，紧接着，最早真正的希腊城市拉丁姆(Latium)、伊特鲁里亚诞生。不过，与中东城市不同的是希腊城市的诞生带有局限性，甚至发生历史的倒退，例如迈锡尼文化的消亡。历史有时会“姗姗来迟”，有时甚至发生倒退，这是由当时的不同环境条件决定的：当中东的各大文明征服一条又一条的河流(河堤、渠道)时，也人为地创造了一些环境，对这些人为环境的长期维护需要复杂的城市和国家组织，而不允许仍采用比较简单的社会形式。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人在地中海和黑海周围大规模建立城市殖民地。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凯尔特人从他们的发源地(巴黎盆地、德国南部和波希米亚)向南欧和东欧进行大规模的迁移，一直到土耳其；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凯尔特人也开始在其中心要塞地带组建最原始形式的国家，即所谓的“奥必达”(oppida)城堡。此外，其他一些人口迁移活动规模有限：斯基泰人向中欧的扩张，波斯人试图扩张到希腊的举动，辛布里人(Cimbres)、条顿人(Teutons)以及赫尔维希亚人(Helvètes)的迁移(恺撒对高卢人发动战争的借口)等等。

然而，真正让城市文明在近半个欧洲发展起来的，是罗马人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4世纪这段时期的扩张。罗马人的征服，使得人口在各地繁衍增长，奴隶制形

▲农业与母系特征

从公元前6000年开始，来自中东的农耕者殖民到整个欧洲。在组织依然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崇尚女性，女性形象往往通过黏土塑像或石头雕像来表现。没有专门用于祭祀的建筑，但宗教仍是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这尊雕像来自科索沃(公元前5000年)。



欧洲的民族分布

成，新的城市不断出现，罗马士兵分得赏赐的土地，所有这一切，都使城市文明得到不断的发展。

欧洲非城市部分的发展也并没有驻足不前。从公元4世纪起，随着蛮族大侵入（大迁移）的发生，欧洲内部（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外部（中亚的匈奴人）都发生了非常复杂、规模宏大的迁移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口的分布，给后来历史的发展带来了种种影响。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斯拉夫人踏入中欧和东南欧，日耳曼人（黑海周围的哥特人、西南欧的西哥特人、法兰克人、伦巴第人等等）则和被他们征服的民族融为一体。欧洲的城市和酋长领地同时出现后，从中产生了一种中介形式——封建国家。

两千年的迁徙

在最近的两千年里，欧洲的人口迁移形式主要有七种。

整个民族的迁移，属于拓展型的迁移。指在大规模的迁徙历史中，特别是公元7世纪到14世纪阿瓦尔人（Avar）、马扎尔人（Magyar）、原生保加利亚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鞑靼人进行的和平迁徙或是被迫迁徙，包括：殖民式人口迁徙[德国人在伏尔加（Volga）]、人口流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尔干半岛）和大规模放逐（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限群体的武力征服。比如诺曼底人对英国和西里岛的征服、维京人从北海到黑海的征服、十字军对中东的东征、条顿骑士军团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征服，此类

的武力征服，不管成功或失败，几乎都以与被征服者在文化上的融合而告终。

经济或军事飞地。威尼斯人在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的商行（14世纪到18世纪），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的军事基地。

形成持久或短暂的帝国。持久的有拜占庭帝国、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也许欧共体也可算上；短暂的有加洛林王朝、阿拉伯帝国、拿破仑帝国和希特勒帝国。这些帝国统治的土地是种族的大拼盘。

少数民族和平而缓慢的人口迁移。这些少数民族通常四处漂泊（茨冈人、瓦拉几亚人），并常受到迫害（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西班牙共和党人、意大利反法西斯者、印度支那人）。

由农村到城市的迁移。首先发生在单个国家内部，后来逐渐扩展到从穷国（波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向富国的移民，还有来自欧洲之外的移民（马格里布地区、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

殖民征服。从15世纪起，欧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个半岛。在欧洲外部，一直以来很缓慢的人口迁徙（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十字军东征）开始加速，大西洋沿岸更是明显，之后扩展到全球。

在上述最后两种人口迁移活动的影响下，欧洲的人口分布历史与其他大洲的人口分布历史相互交错。也正是受上述人口迁移活动的影响，人类在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得到最大限度发展之后，或许会朝着一种新的统一形式前进。

▼农业在欧洲的传播（左下图）

中东文明在欧洲由东往西的殖民扩张，使农业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农业在欧洲的传播，分为两股潮流。一股传播潮流先是在巴尔干半岛蔓延，然后向北扩散到多瑙河盆地，最后在整个气候温和的欧洲形成。公元前5000年左右，农业传播到巴黎盆地。另一股农业传播潮流沿着地中海沿岸行进。这两股都源自东方，在公元前5000年，在欧洲的最西部，也即现在的法国，重新汇合。从公元前4000年起，只有那些不适宜农作、只能采用传统的原始生活技术的地区还被狩猎、采食者占据着。由于找不到新的土地，新石器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重新组合，形成了最初的等级社会。

▼城市文明在欧洲的传播（右下图）

与中东不同的是，欧洲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的等级社会并没有使欧洲马上形成城市文明，而且欧洲城市文明的形成更为缓慢，其规模也更为有限。此外，在与中东文明的直接接触中形成的城市化萌芽，虽然灿烂无比，却是昙花一现。直到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城市文明才在意大利和希腊得到持续的发展。这两个地区通过经济上的辐射，特别是军事上的征服，把城市的生活方式传播到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城市文明在某些地方也会始终保持在萌芽状态，在凯尔特人的“奥必达”中就是如此），城市文明的进程曾因大规模的种族入侵而一度受阻。随后，入侵的种族吸收了罗马人的文明，欧洲的封建社会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使得城市文明最终覆盖到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

